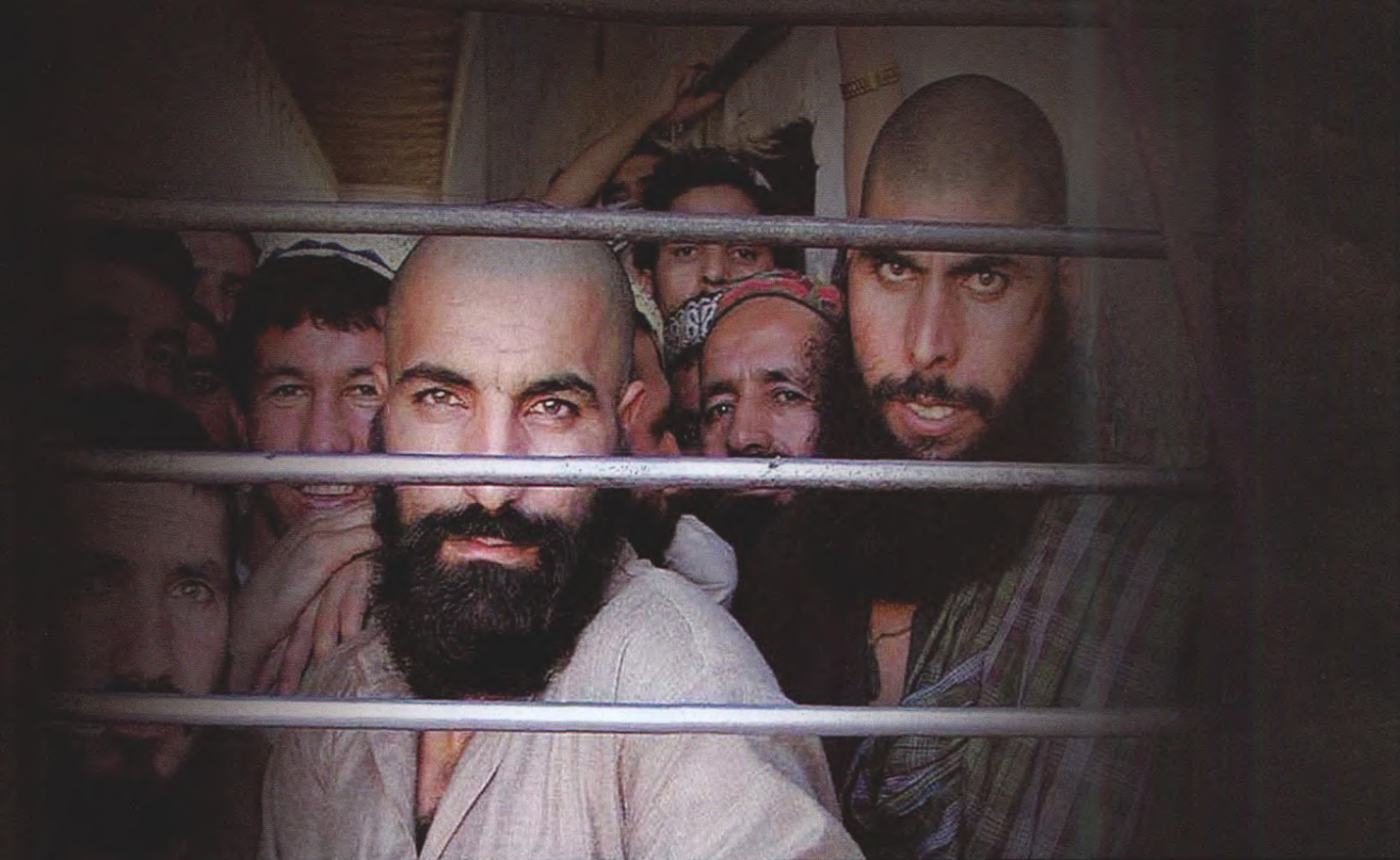


- 30 基地“殉教者”
 36 “维稳”的产物：基地组织
 39 中国民航“反恐”进行时
 40 透视恐怖主义

基地“殉教者”



本刊资料

策划 | 本刊编辑部

最近的几则新闻再次将全球的目光引向阿富汗。

一是“上合”组织刚刚在哈萨克斯坦举行的“和平使命-2010”演习，其锋芒正直指中国西部“塞防”的薄弱环节。

二是“9·11”事件9周年后，世人再次为这块动荡之地焦虑不安。

三是从美国媒体刚刚曝出，奥巴马意欲撤兵阿富汗的心意已决。

阿富汗——伊斯兰极端宗教主义者“圣战”之地，本与中国并无太多关系（除了前苏联入侵时期），但近年来，随着新疆“东突”恐怖分子对中国边境地区威胁的加大，变得微妙、敏感起来。

对于“东突”而言，阿富汗意味着：资金、武器和培训。在和新疆接壤的92公里连绵边境，中国虽

然只有两条陆路联通阿富汗，但它们的地势却十分险要，难以通行。于是，取道中亚做“跳板”进入阿富汗，成了“东突”恐怖分子更喜好的路线。

在恐怖主义全球化蔓延的大趋势下，中国已“逃无可逃”。“东突”恐怖分子策划的多起针对中国民航的恐怖劫机，已经在提醒这种现实威胁的存在。

无疑，“东突”势力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它和盘踞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的基地组织等其他极端势力的勾结也越密切，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圣战”已间接威胁到新疆的稳定。

这里讲述的，是基地组织一个“人弹”的故事，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基地组织是如何运转的，并关注中国的安全环境。

基地“殉教者”

—— 一个“人弹”眼中的基地组织

真实的基地组织是什么样子的？基地“人弹”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基地和塔利班有何不同？一个从基地组织退出的少年将回答这些问题。

记者|王瑞夏 整理

“我一生最大的荣誉就是成为殉教者，我要袭击那些侮辱穆斯林妇女、占领巴勒斯坦、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异教徒，没有什么比加入圣战成为殉教者更值得奋斗的人生价值了！”家住巴基斯坦卡拉奇市附近、只有16岁的哈尼夫用低沉而又坚毅的腔调向父母说。这番话出自一位16岁的少年之口，让人很难想象。

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的基地组织训练、作战两年后，哈尼夫终于顺从了母亲的眼泪，返回了卡拉奇的家中。过去两年间，作为基地组织随时准备出击的“人弹”，哈尼夫亲眼目睹了一个真实的基地组织。

“诱骗式”招募

哈尼夫曾是一个聪明的学生，数学成绩优秀，除了能够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外，还能像使用乌尔都语和普什图语一样使用阿拉伯语。从记事起，他就成长在抗击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圣战”传说中，“牺牲流血”成为无上光荣的宗教使命。

在哈尼夫7岁的时候，美国军队进入了阿富汗，塔利班成员及其支持者纷至沓来，探访他曾经担任塔利班高级官员的叔叔，这一切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哈尼夫，为“圣战”而献身的念头已经充满了这名少年的大脑。

2009年初，刚满15岁的哈尼夫在卡

拉奇市内一家餐厅内“偶遇”一名灰胡子的陌生男人。在交谈中，灰胡子向他讲述了很多巴基斯坦塔利班和政府军在部落地区交战的传奇故事，言语间陌生人流露出自己熟悉，并且和塔利班之间存在某种密切的联系。

在惊险战斗故事的吸引下，哈尼夫第二天主动找到灰胡子，并且小心翼翼地提出了自己想加入塔利班的愿望，并希望灰胡子能牵线搭桥。涉世不深的哈尼夫并不知道，灰胡子其实是为巴基斯坦塔利班工作的秘密成员，潜伏在卡拉奇就是为了招募新兵或者“人弹”。

边境地区的父母常常收到塔利班的一笔“烈士抚恤金”后，才知道自己





←2007年巴基斯坦总理贝·布托（伊斯兰世界首位女总理）被巴基斯坦塔利班用少年“人弹”杀害。以基地组织和塔利班为首的极端宗教势力拒斥被视作“进步”象征的西方现代性，转而返回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经典和政教合一传统，并汲取现代性的诸种要素作为“圣战”的工具，组织针对平民开展一系列无差别别的攻击。图中的死伤者就是被殃及的无辜平民。

名沙特人相谈甚欢。这座边境小城是通往阿富汗的门户，毗邻的北瓦济里斯坦山区被圣战分子牢牢控制着，基地组织和塔利班都藏身在那里，那里也是哈尼夫一行人的目的地。

在冒险越过边境后，一行人抵达了德达海勒镇附近的基地组织营地，因为灰胡子要守约将沙特青年送到。见到真正的基地组织战士时，哈尼夫深深地被震撼了，他用流利的阿拉伯语向一名营地头目叙利亚人介绍了自己，并且告诉他自己的叔叔曾经是一名塔利班的高级官员。这名叙利亚人名叫阿卜杜拉·赛义德·谢赫，是这个营地的训练教官和作战指挥官。

此时，哈尼夫早已萌发了要留下的念头，加入基地组织要比此前想加入的塔利班更加荣耀。随后，哈尼夫便提出自己想留下，营地头目谢赫爽朗地答应了下来。最后，灰胡子只能两手空空地返回塔利班营地。

培训“人弹”

哈尼夫被送到了山区里一个叫科赫首勒的营地，去进行为期3个月的艰苦训练。这个秘密营地收容了来自很多国家的30多名圣战者。

让哈尼夫感到惊异的是，基地组织的学员不仅仅来自于阿拉伯世界，除了有车臣人、塔吉克斯坦人、叙利亚人、沙特人、土耳其人外，还有两名法籍阿尔及利亚人、三名德国人（其中一名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白人，另外两名则是德国籍土耳其裔）。这些学员的年纪都在18岁到20几岁之间，还有几个30多岁和一名50多岁的学员，哈尼夫是他们中年纪最小的，而且也是唯一一个阿富汗人。

营地的教官全部用阿拉伯语授课，大部分学员都会阿拉伯语。车臣人、塔

的子女已经被诱骗成为了殉教的“人弹”。“灰胡子”活跃在巴基斯坦边境地区，此前甚至一批“灰胡子”曾前往一个叫探克镇的牛津英语中学，要求学生参与一次“冒险活动”，完成他们的“圣战义务”。

在灰胡子的煽动下，探克镇四所公立学校和其他私立学校总计有60名学生报了名，而被招募的学生年龄也大多在11岁到15岁之间，他们的父母对此都毫不知情。

巴基斯坦塔利班首脑马哈苏德早已因此而臭名昭著，他曾经用人弹成功暗杀了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在他被击毙前的三年多时间内，他所制造的自

杀式恐怖袭击，共造成3400多人丧生。

毫不知情的哈尼夫此时已经陷入了招募的陷阱之中，灰胡子要他回家听信儿，并承诺一旦准备妥当会电话通知他。满怀憧憬的哈尼夫回家等候消息，在这段时间里，他甚至不断幻想已经成为一名“费达伊”（人弹）奔赴命中注定的目标。

一天，灰胡子如约来电，让他第二天早上准备出发。第二天，哈尼夫收拾好换洗的衣物，匆匆赶往会合地点。哈尼夫见到灰胡子，并且见到了两名来自沙特的年轻圣战者，灰胡子要把他们送到基地组织的营地。他们便乘坐上前往班奴镇的公共汽车，一路上哈尼夫和两



←巴基斯坦的家庭平均年收入大约是2000多美元，阿富汗家庭则更低，一个人肉炸弹的价格（抚恤金）是7000~14000美元（资金多来自伊斯兰国家民间捐赠），在利益驱使下阿巴边境儿童常常遭到绑架。

吉克人和土耳其人中只有一人会阿拉伯语或普什图语，他们往往需要将教官的话翻译给同伴听。

3个月的训练往往被分成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5天，新兵们会被折磨得精疲力尽，他们每天都要在山区里奔跑和做体操来锻炼身体，为了训练耐力，他们每天晚上往往只能睡一两个小时。

到了第二阶段，他们开始接受地图判读、修筑堑壕、天文导航的训练，而且还要学习使用各种枪械，从轻机枪、美国造的定向反步兵地雷到迫击炮、火箭筒甚至便携式防空导弹这些重武器的使用。演练的目标靶子过去曾经是苏联人，如今早已换成了美国人或美国军队的建筑或车辆。

第三阶段，圣战者们开始学习暗杀技术，或者从高速行驶的摩托上向暗杀对象精确射击，或者从前、后、左、右和上方向汽车内的两个目标射击。除此以外，哈尼夫还学会了另外一项重要技能，那就是学习制造和使用炸弹，特别是

路边炸弹（美军简称为IED，在伊拉克战场上给美军造成了巨大的伤亡）。

哈尼夫在这里不但学会了驾驶摩托，而且也能驾驶轿车、皮卡、手动档卡车在高低起伏的山区里自由行驶。他还进行了徒手搏击训练，能够轻松使用各种武器，从刀具到他最擅长的炸弹。在训练营地，教官要求学员们能够像熟练地维护和使用AK步枪一样使用和制造自杀炸弹背心，哈尼夫能在4个小时内独立完成一件可装5~6公斤炸药，并附带爆炸后对人员进行杀伤钢珠的“自杀衣”。

为了提高“人弹”袭击的成功率，基地组织从自杀背心到行动准则都有一套完备的理论。首先，类似哈尼夫这样机灵聪明的小孩是“人弹”的首选。教官常常训诫哈尼夫，在进行自杀袭击时，一定不能在看到目标第一时就匆忙引爆自己，要沉住气耐心地查看地图，在足够近的地方再引爆。

频繁的说教，并不能解决“人弹”

临上阵时的惊慌。为了避免人弹匆忙引爆自己，基地组织在设计自杀炸弹背心时，往往将雷管引信设置在带拉链的口袋里，这样可以延缓“人弹”提前自爆，在拉开拉链口袋的短暂而宝贵的时间里，能让“人弹”再靠近目标一些。

除了各种技能训练，训练营也特别重视受训者的精神训练和智力补充，哈尼夫和所有受训者需要强制性地每天在清真寺做5次祷告，“虔诚的信仰”是最终真正启动自杀爆炸雷管的那只“手”。在美军还没有进入阿富汗之前，基地组织甚至组建过一个叫“神风队”的专门营地，被选为“人弹”的受训者身穿特制的白色或灰色衣服，他们往往单独居住，不和任何人交谈。

和基地组织相比，塔利班对“人弹”的操控缺少极端宗教信仰这只“手”，因此“人弹”往往保留了对生的渴望。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警察和市民在城里经常会发现被遗弃的自杀式炸弹背心。这些背心似乎表明，“人

弹”在最后一刻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有一次，一个精神错乱的塔利班“人弹”将其背心扔到一名阿富汗巡警身上，以为不引爆的背心会自己爆炸。阿富汗国安局逮捕的塔利班“人弹”，身上往往携带有麻痹神经的迷幻药和镇静剂，有塔利班告诉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服下这些药物，就能缓解对死亡的恐惧。

虽然迷幻药和镇定剂常常能帮助“人弹”渡过难关，但也会让“人弹”丧失心智，一些服药的“人弹”常常愚蠢到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一名塔利班“人弹”曾经在装满炸药的汽车耗尽汽油后，竟然试图将车子推到目的地，结果被警察当场抓获。

除了迷幻药和镇静剂外，“银弹”也是塔利班安慰、诱惑“人弹”的武器，高额的抚恤金往往会吸引企图用性命来改变家庭生活状况的阿富汗人。

“年少无知”是塔利班保证人弹百分百服从的最后一招，哈尼夫就曾造访过马哈苏德的塔利班营地，这里便是灰胡子曾试图引诱他前往营地。在那里，他曾亲眼看到年纪更小，甚至不到12岁的“儿童人弹”。

即便是杀人不眨眼的塔利班首领马哈苏德，也曾经无法忍受让太小的儿童当“人弹”，一次他视察营地时发现了小得“太过离奇”的儿童，随即命令自己的副官和营地的总教头卡里·侯赛因将孩子送回父母那里。

马哈苏德知道使用年纪太小的人弹会招致众怒，阿富汗塔利班曾经诱骗一位6岁的玩童穿上炸弹背心，让儿童前往阿富汗政府军检查站后按下炸弹按钮，塔利班告诉儿童按下按钮后会立刻“喷出美丽的花朵”。幸运的是儿童非常机警地来到检查站寻求帮助而不是按下按

为了加强对孩子们的控制，巴基斯坦塔利班甚至在南瓦济里斯坦的纳瓦兹建立可容纳200~300人的“洗脑中心”，这里每个房间的墙上都画着处女在河边嬉戏的“天堂”，对于从小生活在贫瘠的山沟里的孩子来说，特别有吸引力。作为“人弹”去牺牲，成为升入天堂的“捷径”。

钮。这件事传出后，在当地引爆了对塔利班的愤怒。

2009年8月，马哈苏德被“捕食者”击毙后，他的营地又重新恢复到毫无顾忌地招募儿童的状态。

神奇的精神食粮

训练营地还配备着图书馆，其中包括“圣战”死敌的书，比如以色列头号恐怖主义者、后任总理的梅纳赫姆·贝京的自传《反叛》。还有一本介绍美国海军陆战队部署的书，这本书尤其著名，很多受训者都曾对该书中提到的一个假设场景着迷：一艘装载着油气的巨轮被炸毁在咽喉要道霍尔木兹海峡，全球石油价格开始疯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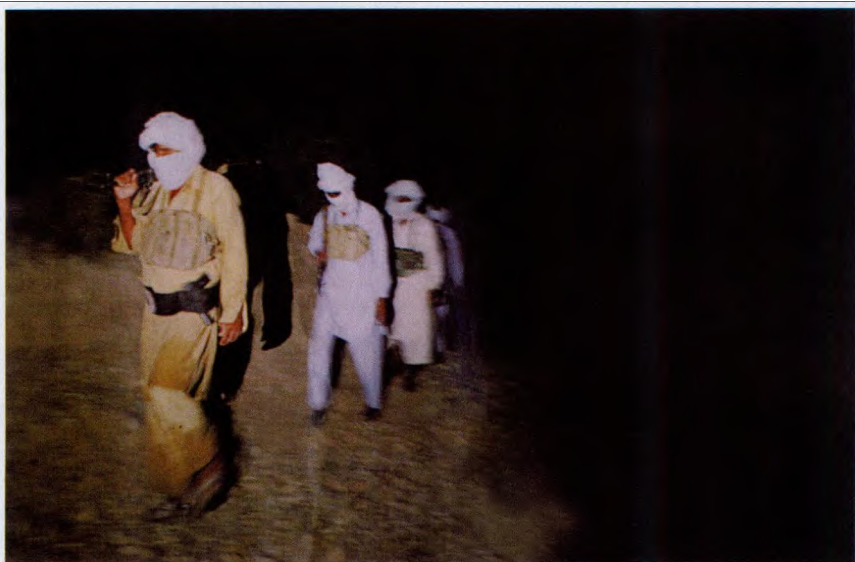
虽然这样的景象从未发生，但是在哈尼夫教官口中，“基地”组织前骨干、而且曾经是本·拉登贴身保镖的瓦利德·本·阿塔什却常常被赞誉。阿塔什就成功策划了类似的袭击，2000年10

月，在距离霍尔木兹海峡不远的也门亚丁港附近，美国“科尔”号导弹驱逐舰被一艘装满炸药的自杀船袭击，近乎报废。这位基地组织的前辈为此策划和准备了长达一年半的时间。

除了书籍，基地组织也为学员们提供了电脑。原则上，凡是能有助于受训者更好地成为优秀“圣战”者的物资都会提供，为此营地还专门配备了发电机。每天晚上，哈尼夫都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来看电影，更多的时候是在看“圣战”者的录像视频。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伊拉克战场上“圣战”者的视频资料，这些视频类的“精神食粮”通过网络和光盘在阿拉伯世界中广泛传播，其中包括大量基地组织训练和招募广告的视频。哈尼夫所在的营地也装备了摄像设备，他和其他学员平时训练授课的视频常常被录制下来，在哈尼夫的笔记本上保存了大量这类视频文件。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视频文件，却是

→“东突”组织与“基地”组织、塔利班武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多次强调，在阿富汗参与塔利班部队作战的“中国人”实际上是“东突”恐怖分子，并指出至少有数百名“东突”恐怖分子曾在阿富汗接受恐怖暴力训练。



本刊资料

美军最为担心和头疼的“精神食粮”，这些视频往往会激发起阿拉伯世界极端主义势力更大的“圣战”激情。

在上世纪70年代，伊朗国王曾将什叶派宗教领袖霍梅尼以反政府的名义放逐至巴黎。在巴黎深居简出的霍梅尼，使用当时日益普及的小型盒式录音带，依然在积极影响和改变伊朗国内的政局。

霍梅尼的支持者们利用这种录音设备将他的布道和传经从巴黎录下来，低成本大量复制后带回德黑兰向广大信众传播，这些录音带体积小，易于复制携带，很容易在支持者中传播，小小的录音带将涓涓细流汇聚成革命的巨浪，最终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

如今网络的出现，让这些视频的传播变得越来越便捷和迅速，无法控制其传播的美军，加大了对视频源头的围堵。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制造和传播这些视频的窝点，尤其是一些公共网吧早已被美军重点“关照”，尽管如此，依然有源源不断的视频资源从基地组织流出。

据驻伊美军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在直接打掉这些信息源头目标后，伊拉克基地组织的筹款和征召自杀志愿者的能力直接下降了超过80%。

被母亲“绑架”

安逸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2009年10月间，巴基斯坦政府军开始清剿边境地带的极端恐怖组织。南部山区的塔利班营地最先受到攻击，他们纷纷转战巴基斯坦境内，大肆发动自杀式恐怖袭击，甚至袭击了巴基斯坦陆军总部，他们借此来缓和巴军对边境地区清剿的力度。哈尼夫所在的基地组织营地，被迫化整为零，学员们开始自行组织成小组撤离。

此时，哈尼夫开始想念母亲，在征得营地头目谢赫的许可后，他给母亲打了离家出走后的第一个电话。在电话另外一头，母亲泣不成声地要哈尼夫回家。或许一个悲恸母亲的哭泣能让一个铁石心肠的人心变软，尽管哈尼夫不愿

回家，但是为了安慰母亲，他决定要抽时间回家探望母亲。

做出这样的决定后，哈尼夫等待了3个月，他向谢赫提出要回家的念头。

“当然你可以走，你是自由的，如果你真决定这样做的话，我们不会阻拦的。我们并不像美国人宣传鼓动的那样，一旦加入基地组织就失去自由成了囚犯。”谢赫肯定地向哈尼夫说。

“但为什么你不能改变主意，选择留下呢？你看这里的其他人，他们都抛家舍业来到这里参加圣战。想念家人是一种罪念，他们已经把人生的全部心智投入到了伟大的圣战之中，他们都随身携带了自己家人或爱车的照片，这些都是他们对圣战作出牺牲的证物……”即便谢赫同意哈尼夫选择离去，但依然希望他留下。

此时哈尼夫心意已决要回家，之后他收拾行囊回到了卡拉奇的家中。在家里平静地生活了三个星期后，哈尼夫就开始怀念自己营地的伙伴。一天夜里，他没有向家人告别，就匆匆返回了边境北部山区的训练营地。

天敌——“捕食者”

回到营地后，哈尼夫再次面临着巴基斯坦政府军的围追堵截，对于四处转战的基地组织而言，更大的威胁来自天空中的“捕食者”无人机。这种飞机总是很难被发现，其挂载的“地狱火”导弹为基地组织带来了巨大的伤亡。在去年一年中，仅是哈尼夫所听到的，基地组织就有90多人直接死于“捕食者”的袭击，这其中包括很多经验丰富的基地组织头目。

3月16日，哈尼夫和几名同伴乘坐两辆吉普准备前往执行任务，路过一处石头墙的山民宅院时，年长的同伴指使他去山民家里提取几天前就寄放在此处的补给品。在普什图族山区，如果敲门后等候主人开门而自己面朝大门，便被认为是粗俗而且对主人极大不敬的行为，因为应答并开门的可能是女主人，哈尼夫敲了两下大门，便转过身来面朝伙伴的吉普车。



就在哈尼夫转过身的一瞬间，“轰”的一声巨响，其中一辆吉普爆炸后腾空解体，随后另外一辆也“飞”了出去，爆炸产生的冲击气浪瞬间将哈尼夫掀翻在地。他的耳边“嗡嗡”地震鸣，“地狱火”一个词在脑海一闪而过，他便昏了过去。

哈尼夫苏醒后，尘埃已经落定，环视四周，燃烧的金属散落其间。哈尼夫找到一名奄奄一息的伙伴，这个伙伴的头部和胸部受了重伤，他试图救助伙伴，但没过多久伙伴就死在了哈尼夫轻拍的呼唤之下。同行的七人全部被炸死，其中包括叙利亚和埃及籍头目各一名。

每次遭到“捕食者”的打击，基地



本刊资料

← 阿富汗广大地区还处于部落社会，部落长老拥有巨大的声望与权力，无论是塔利班还是美军都希望争取部落势力，2010年7月《华盛顿邮报》称：美国方面已着手扶植阿富汗部落地区民兵。

量在下降，但是基地组织对那些怀揣宗教理想和热情的信徒而言，魅力依然难以减退。

“人弹”的另一面

营地的生活并不总是单调和乏味的，空闲时沙特人总会和土耳其人进行排球比赛。在战局缓和的时候，哈尼夫和其他伙伴也会出去打猎和野炊，他们会打一些兔子或鸟来吃，在野外也经常玩一些小游戏。

不过对于哈尼夫而言，最大的快乐就是前往部落区一个叫米兰-沙阿的小镇，镇上的商店和居民都被盘踞在此地的极端武装控制着。哈尼夫和同伴往往都是晚上来到这里，他们常常光顾的是一家公共电话商店，好客的店主将哈尼夫一伙迎进商店后，就把商店反锁上，这样做是为了给经过的路人造成商店晚上已经关门的假象。哈尼夫和伙伴在屋内，常常打电话或上网好几个小时，他们会一直玩到店主回来开门后才离开。

哈尼夫负责营地的补给采购。每个月他都会采购一次食物、生活用品和弹药，甚至是给同伴的礼物，每次采购的开销都超过1000美元。营地从来不为缺钱而担忧，哈尼夫所在的营地就阔绰地将一辆旧汽车换成了丰田陆地巡洋舰。

基地组织不差钱，他们特殊的服饰也成为荣誉和信仰的符号。

哈尼夫和同伴们裤子的长度被美国情报机构描述为“基地组织高度”，这是基地组织区别于塔利班的重要特征。在阿富汗或边境地带，只有基地成员和有关的瓦哈比或沙拉菲圣战者才会穿这

组织的士气都会受到重创。每次爆炸后，基地组织成员就需要在废墟里进行6~7个小时的搜救，最终找到的往往只是同伴支离破碎的尸体。哈尼夫就曾在一片废墟内找到一名基地组织头目的人头。

尽管面临巨大损失，基地组织依然能够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员补充。“新兵”从土耳其基地组织的“安全屋”出发，进入中亚地区，然后进入阿富汗，虽然这样需要长达三个月的辛苦跋涉，但却是相当安全的路径。从土耳其和沙特前往阿富汗的“新兵”们，越来越趋向于携带大量的现金，一些新兵往往带着几万美元现金一起加入基地组织。

在阿富汗复杂的敌对形势下，基地

组织也无法全部相信这些“新兵”，他们的个人背景不但需要被调查个底儿掉，即便抵达阿富汗后还需要在被怀疑的气氛中接受考验。哈尼夫所在营地的头目就曾经忧心忡忡地担心，“新兵”有可能是美国CIA的间谍，他们如果为美国的导弹提供制导，营地可能瞬间就灰飞烟灭。

CIA认为，活跃在阿富汗的基地组织大概只有不到100名战士，但这一数据仅仅是CIA的猜测而已。面对这支影子部队，“捕食者”无人机只能像没头苍蝇一样“嗡嗡”地盘旋在阿富汗的崇山峻岭之间，收集着基地组织有限的情报。在“地狱火”的打击之下，虽然在CIA案头文档中记录的基地组织战士数

种高裤管。根据他们的宗教信仰，裤子离地面至少应该有6英寸以上，因为圣训指出，“衣服接触地面是狂妄和虚荣的表现”。

除此之外，营地成员的胡须常染成红色或黄色，另外他们所戴面罩的种类和网球鞋也是一种身份证明。

归家难归心

2010年4月，由于美军增兵阿富汗，聚集在巴基斯坦的基地组织准备向阿富汗转移增援。将近130多人的巴基斯坦基地组织，派出了一半兵力前往阿富汗，其中就包括哈尼夫。前往阿富汗后，他们将散落到阿富汗各地，来协调和连接在各地独自为战的塔利班武装。哈尼夫得到的命令是，尽量少地直接参与战斗，而是去培训阿富汗人怎样使用炸弹，尤其是“自杀衣”的制作和使用。

营地里的阿拉伯伪造专家已经为每一个人制作了阿富汗身份证件，他们要携带武器穿越加兹尼省并进入阿富汗境内。哈尼夫显得非常兴奋，他将要第一次为自己祖国而战，他甚至嘲笑地认为阿富汗人比巴基斯坦人更顽强。

进入阿富汗后，在母亲的再次哭泣下，哈尼夫又一萌发了回家的念头。此时他结识了基地组织三号人物，曾经担任伊拉克基地组织首脑的阿布·扎卡维的堂兄，他得知哈尼夫打算离开的消息后，在他离开营地时，给哈尼夫留下一封信件。在信件中，他谆谆教诲哈尼夫不要回家见父母，并警告这会改变哈尼夫。

在返回基地组织两个月后，哈尼夫准备再次离开，或许是彻底离开。2010年7月，哈尼夫的营地指挥官批准了这一请求。临别时，指挥官语重心长地向哈尼夫警告，回家后，他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诱惑，或

者在互联网中，或者在街头巷尾。

回到卡拉奇的家中后，哈尼夫开始了新的生活，他的叔叔鼓励他结婚，并且成为一名商人。他的父亲也催促他完成学业，娶妻生子过世俗人的生活，认为这种平淡的殉教方式比“人弹”激烈的破坏更有意义，但父子依然在激烈地就此争吵。

哈尼夫已经无法回到过去那种激进的宗教生活中去，如今他只能在自己的卧室里浏览塔利班、基地组织和伊拉克圣战组织的网站，在激进分子的网上聊天室去缅怀过去。他显然听取了营地指挥官的警告，他竭力规避各种诱惑，尤其是女人，他在互联网上也尽力避免和女人接触，甚至在伊斯兰网站上也是如此。

在哈尼夫看来，这是在浪费时间，他更愿意欣赏那些圣战组织在伊拉克或阿富汗伏击美军的作战的DVD。有时他会再次阅读，他在营地时写的“最后的遗书”。稚嫩而真诚的语言中，依然保留了对世俗世界的厌恶……

这种厌恶或许正是阿拉伯世界第一个殉教者赛义德·库特卜对现代化的警惕，他认为世俗论、理性、民主、主体性、个人主义、性自由、宽容和物质主义正在腐蚀伊斯兰世界，他提出的伟大圣战就是要摧毁西方现代性的整个政治和哲学架构，只有彻底反对理性主义和西方价值观，才能实现对伊斯兰的救赎，还伊斯兰以未被污染的本来面目。

至今，在赛义德·库特卜的极端主义宗教的宣泄下，这场少数人对所有人的“圣战”还在继续着。

（文章整理自《纽约时报》、《新闻周刊》、《华盛顿邮报》、《长战杂志》、巴基斯坦《黎明报》、《巨塔杀机》）■

“维稳”的产物： 基地组织

为了“维稳”的需要，阿拉伯国家开始出钱出力让激进主义者这股“祸水”流向阿富汗。

文 | 刘怡

自1988年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交界的动荡地带形成以来，“基地”组织以其肆无忌惮的恐怖袭击手段，扩张性的、无边界的政治目标和蜗居于山洞、相时而动的怪异生存方式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他们拒斥被视作“进步”象征的西方现代性，转而返回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经典和政教合一传统，并汲取现代性的诸种要素作为“圣战”的工具。在“基地”组织针对平民的一系列无差别攻击中，人们仿佛回到了前政治时代“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历史终结”的可能性被彻底颠覆了。

最荒诞的是，“基地”组织的兴起绝非天灾作祟，而是不折不扣的人祸。

伊斯兰的《里程碑》

如果说列宁的《怎么办？》为俄国革命提供了行动纲领，那么，库特布